

灵魂歌者雪漠

雷达 等著

解读雪漠

中卷

迄今最全面的雪漠研究集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解读雪漠

中卷

灵魂歌者雪漠

雷达等著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解读雪漠 / 雷达等著 .

— 北京 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 - 7 - 5117 - 2372 - 7

I . ①解…

II . ①雷…

III 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

IV . ① I206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2064 号

解读雪漠

出版人: 刘明清

出版统筹: 董巍

责任编辑: 董巍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话: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

(010) 52612363 (编辑室)
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

(010) 52612315 (网络营销部)
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

(010) 66509618 (读者服务部)

传真: (010) 66515838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广州市海珠区大正彩印厂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1300 千字

印张: 78

版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98.00 元 (全三卷)

网 址: www.cctphome.com

邮 箱: 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: @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微 信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 cctphome)

淘宝网站: 编译出版社书店 (网址: 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/>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, 电话: (010) 66509618



● 雪漠简介

雪漠，原名陈开红，甘肃凉州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甘肃省专业作家，国家一级作家。深造于鲁迅文学院和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，被甘肃省政府等部门授予“甘肃省优秀专家”“甘肃省领军人才”“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”“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”等称号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《白虎关》《西夏咒》《西夏的苍狼》《无死的金刚心》《野狐岭》等。作品入选《中国文学年鉴》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荣获“第三届冯牧文学奖”“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”“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”“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”等十多个重要奖项。其中，《白虎关》入围“第八届茅盾文学奖”；《大漠祭》入围“第六届茅盾文学奖”和“第五届国家图书奖”，登上中国小说学会 2000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，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、中央电视台等数百家媒体给予评价，被誉为“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”，已被译成多种文字，在《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》中有重点论述，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。“雪漠小说研究”已被列入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兰州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课题。

雪漠也是大手印文化研修专家，香巴噶举文化传承者，已出版《大手印实修心髓》《光明大手印：实修心髓》《光明大手印：实修顿入》《光明大手印：参透生死》《光明大手印：文学朝圣》《光明大手印：智慧人生》《光明大手印：当代妙用》等大手印文化研究专著。

雪漠文化网: www.xuemo.cn
Email: xuemo1963@163.com
QQ: 417825705

目 录

辑一 灵魂叙事《西夏咒》

【学界视角】

陈晓明 / 文本如何自由：从文化到宗教	1
张继红 / 文学，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了历史？	14
伍晋巧 / 背后的语言	18
伍晋巧 / 《西夏咒》中的阿番婆形象	21
伍晋巧 / 读《西夏咒》第十三章《梦魇》之“剃度”	24
胡行舟 / 母体与更生	27
丁皎年 / 解开灵魂的密咒	29
陈彦瑾 / 信仰的诗学与“灯”叙事	32

【民间话语】

陈思 / 冷漠的时代	39
陈思 / 心灵构建不同的人生	41
陈思 / 一本书，一种信仰	43
明子 / 《西夏咒》中的命运构成	45
明子 / 《西夏咒》：折射人性的光芒	46



杨菲菲 / 《西夏咒》：一个巨大的混沌和寓言	48
明子 / 文学作品之后还有另一个世界	50
杨菲菲 / 人生如梦，梦如人生	52
明子 / 大乐无欲	54
何小龙 / 在恶的世界里追寻大善之境	60
古之草 / 试论《西夏咒》系列	64
陈思 / 《西夏咒》中的善与恶	83
陈思 /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《西夏咒》	85
陈思 / 希望属于敢于“追梦”的人	87
刘东风 / 《西夏咒》：普世杰作，长夜明珠	89
圆成 / 厚重的灵魂 大爱的情歌	91

辑二 信仰寓言《西夏的苍狼》

【专家解读】

陈彦瑾 / 诗意雪漠：有关爱与信仰	93
陈彦瑾 / 诗意女子诗意爱	96
陈彦瑾 / 让我们谈谈信仰	99

【学界视角】

伍晋巧 / 疗救人性之陋	101
伍晋巧 / 西夏的那匹苍狼	103
陈永有 / 灵魂的清凉之旅	105

【民间话语】

孙悟空、杨博文 / 魔镜中的阴影	11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辑三 终极寻觅《无死的金刚心》

【专家解读】

徐肖楠 / 灵性写作中的存在证悟与生命幻变	11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陈彦瑾 / 发生于灵魂内部的信仰求索故事	123
陈彦瑾 / 信仰是信仰者的呼吸	125
陈全林 / 寻找的悲歌	130
陈全林 / 雪漠教修心：走出心灵的困惑	133

【民间话语】

陈思 / 独一无二的奇迹之作	138
孙悟祖 / 灵魂求索的大书	140
陈思 / 《无死的金刚心》：一部能与你交流的大说	142
古之草 / “大说”既是结束又是开始	144
古之草 / 透过爱情，看人类智慧的升华	146

辑四 人物与灵魂

伍晋巧 / 寻找慈悲与光明	152
李蕾 / 贫穷的悲哀	206
明子 / 《白虎关》：写给莹儿的灵魂	209
欧隆痴 / 大漠悲情	212
杨坤 / 改嫁或守寡：女性永远的梦魇	214
周宇、张彦斌 / 在生活的沧桑与无奈中对生命的虔诚与渴望	222
古之草 / 用爱拯救灵魂	229
陈思 / 女人的“盼头”与救赎	233
张建华 / 无根的漂泊与清凉的微笑	238
炳松 / 雪漠笔下的西部农民精神世界	249
许心宏 / 基于空间诗学的女性书写与悲剧意识	257
彭青 / 西部农民生存真相的现实关照与灵魂救赎	266
陈彦瑾 / 本土先锋、历史叙事与附体的写作	277

辑五 禅者雪漠

纪天材 / 《大手印实修心髓》：开启智慧的窗棂	283
孙万朋 / 《大手印实修心髓》：一本划时代的巨著	285



宋洁 / 论雪漠小说的佛教文化色彩	290
宋洁 / 论雪漠小说创作中的道教文化	298
赵春 / 雪漠的宗教情怀与小说创作	302
权绘锦、李骁晋 / 西部农民的多重困境与宗教救赎的探索之路	349
孙悟祖 / 东方佛教的哲学思想和西方艺术技巧的重构	359
李贤、曹永光 / 论《白虎关》的三重意蕴	362
陈彦瑾 / 朝圣的雪漠	367
陈彦瑾 / 雪漠关键词	370
心印法师 / “当代大手印之父”：让智慧宝石重现光芒	375
陈彦瑾 / 让大手印之光照亮心灵	380
心印法师 / 从我的宗教体验谈大手印墨宝之“光”	389

辑六 感受雪漠

陈颖 / 说点感受给您听	395
陈思 / 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试金石	397
古之草 / 用赤子之心去亲近真理	399
王凤国 / 修复心灵的奇书	401
滋滋 / 从传统小说到“心灵瑜伽”	402
陈思 / “心灵瑜伽”：以出世智慧解当代困惑	403
陈思 / 印在T恤上的“涂鸦小品”	405

辑一 灵魂叙事《西夏咒》

【学界视角】

文本如何自由：从文化到宗教——从雪漠的《西夏咒》谈起

陈晓明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评论家）

摘要：西北作家雪漠的《西夏咒》这部作品在当下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，这部作品颇具内涵，涉及到历史文化思考、生与死的困苦、坚韧与虚无、时间之相对与永恒等等，特别是其独具的宗教情怀，都对当今小说美学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。作品在叙述方面的丰富多变，人物刻画富有张力，处理时空重叠和修辞性的反讽，都显示出这部小说的非同寻常。

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，中国小说迎来了厚积薄发的时期。尽管现在看上去文坛一盘散沙，既没有中心，也没有方向，但却有个人经验的实实在在的发掘。一方面，我们确实可以说再大的动作动静，也不可能唤起小说革命之类的景象，也就是说，小说艺术革命已经终结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却不能对个体性的艺术创新保持麻木不仁的态度。革命无法进行是一个现实，小说有新的经验产生出来是一个事实，文学批评要保持艺术敏感性是一项责任。这是末路的反抗，是勉为其难的坚持，唯其如此，汉语文学才能开辟出未来面向。

这样我们就不能对那些有所创新的文本无动于衷，而是要进行积极的阐释，甚至是过度阐释。这与其说是一个探询方向，不如说仅只是试错的实验。某些文本即使并不成熟、完美，为什么也值得重视？比如西北作家雪漠的《西夏咒》这种实验性很强的作品，其中包含一些当代中国文学所少有的品质，可能会引起我们对当代中国新的可能性的思考。这当然要放在当代文学转型变异的过程中去理



解，才能看出它的独特性和意义所在。

一、从历史到文化：当代小说的内在变异

现代汉语小说的兴盛，受到两个重要的现实情境的推动。其一是城市商业社会的兴起，这就有了19世纪末的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这种反映市井生活的作品，在王德威先生看来，那是“被压抑的现代性”，是中国早期现代性的表现；其二是民族国家的紧急任务，文学被用于动员社会各种力量，提供时代激情和想象，造就了现代现实主义及其左翼文学。李泽厚先生理解为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”，结果救亡压倒启蒙。事实上，今天看来，救亡也是启蒙，甚至是一种更紧迫、更激烈，也是更有效率的启蒙。至于其后果是否有诸多问题，又当别论。历经中国建国后的各种政治运动，中国现代文学转变为当代文学之后，其政治功能被拓展到极端地步，文学则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，革命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机制，由此也发展出革命历史叙事的一套叙事法则，汉语小说在这方面达到它的早熟状况。“文革”后的文学，有一个漫长的“去政治化”的过程，但也恰恰是通过历史叙事的对话，亦即重写革命历史而形成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的策略。尽管这方面出现不少相当成功的作品，如李锐的《旧址》、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刘震云的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刘醒龙的《圣天门口》、铁凝的《笨花》、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、张炜的《家族》等，这些作品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汉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品。也正因为此，当代汉语文学在历史叙事这方面具有了丰厚的经验，也达到它艺术上最成熟的境地。

很显然，历史叙事的成熟，得益于历史观念的改变，首先是对20世纪暴力革命的反思，如此集体性地构成了一种反思的批判性，中国作家的思想意识在这里建立起独有的深度。其次是文化意识的介入，试图避开意识形态的支配而寻求文化上的依托，这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孜孜以求的创新倾向。寻根文学显然是最初的，也是最明确的尝试。寻根文学并未在文学方面形成持续阵势，但却在西北两个作家那里获得积淀——这就是陈忠实和贾平凹。因为当代文学寻求文化依托来替代意识形态支配，这两人应运而生。西北的作家与文坛主流一直若即若离，这倒使他们保持距离，有自己的路径。陈忠实与贾平凹两人实际上是寻根的幸存者，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，陕军东征，才让文坛大吃一惊。所谓“陕军”，主要



是由陈忠实和贾平凹两人，再加上陕西籍的批评家，这支队伍人数并不庞大，但却气势恢宏，让90年代初的文坛震惊不已。

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十年磨一剑，90年代初出版，实际上可能构思于80年代后期，最终成书在90年代初。本来是一部在中国现代主义运动中的落伍之作，也是寻根文学的迟暮之作，不想却在90年代初抓住了历史间歇期的无意识，那就是反思20世纪的暴力革命，中国还是要回到传统文化根基上去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以其标举传统文化却意外地开出了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先河，仿佛历史之降大任于斯人，《白鹿原》成为90年代的扛鼎之作。

贾平凹的《废都》在90年代初引发巨大的争议，话题集中于小说的性描写。可见那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之贫乏，锋芒之困顿，这样的话题全然没有任何时代意识的含量。但正是选中贾平凹，人文知识分子找到了出场的话题，以如此简单粗陋的道德话语出场，这成为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重建自我形象的高调主题。其内里实在是苍白得很，躲在道德话语背后，不管声音多么响亮尖利，那都是犬儒主义。在密集强大的道德话语以及更为强大的行政干预狙击下，贾平凹不得不退场。贾平凹回到乡土，回到现实。于是有了《秦腔》（2005年），那倒是让贾平凹有一次摩挲泥土样生活的机会。贾平凹过去的写作就以文化取胜，他以性情来切入人性，文化想象与心理描摹大于生活内涵，这使贾平凹与传统现实主义相距并不遥远。进入21世纪，贾平凹的写作更贴近事物性，直接握紧生活的质感，《秦腔》就写出生活的原生态。《古炉》（2010年）在切近生活的存在样态方面，显示出炉火纯青的技法，几乎不讲章法，随心所欲，信笔而至，落地成形，却能刻写生活的物性而有棱有角，显示出独有的质感。

确实，令人意想不到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长篇小说大发展的潮流中，成大器的作品都出自北方作家之手。南方作家的纤细韵味，没有在长篇小说的创造方面留下惊人之笔，只有北方作家显出气象万千。看看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莫言、刘震云、张炜……都是北方作家，一出手就是厚厚的沉甸甸的作品，除了陈忠实，都是一部接着一部。长篇小说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语境，靠的是历史编年体制；在八九十年代，靠的是对历史的反思以及重写历史的观念。北方作家在重写历史时，用的是厚重的文化作为底蕴。外有历史大事件的编年体制，内有家族关系为结构，这使长篇小说可以有漫长的历史与厚实的生活。南方作家在这方面就不讨好，靠语言和叙事风格难以撑起大梁，历史必须有另外的变异，中国的



南方作家或许可以另辟蹊径。

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的历史叙事的磨炼，已经炉火纯青的北方的历史体制的长篇小说其实也走到尽头。经历了这么多的大师们的演练，历史编年体无论如何都已经模式化。只要写到20世纪，那就不外乎是从晚清入手，到北伐民国，再到国共斗争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建国后则是从土改以降的历史，随之是反右、三年饥荒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，直至改革开放，历史编年清晰可见。长篇小说的叙事已经没有了的时间和结构，只要贴着历史大事件走就可，这就把历史叙事推到了尽头。贴着历史走的小说，因为文化加入，而替换了原来的意识形态观念，但文化与历史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二面，它们本质上是融为一体的。当代中国作家对文化的理解，也无法冲决历史编年体制。南方作家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可以从别的思维进向那里获得叙事结构的根本改变（目前尚未见出端倪）；北方作家还是靠的文化。只是文化里有一些变异的东西在蠢蠢欲动，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（2009年）是以不可思议的哲学狡计来冲破历史编年，说话、喊丧、改名、喷空、友爱、幸存等等，难以想象这些后现代伦理哲学，何以会在这样土得掉渣的作品中流宕？但刘震云就是做出了。如此平易，又如此诡秘，这就是不可思议，这就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作品。

另一现象可以在贾平凹的《古炉》中看到一些苗头，那是由善人带来的还显得有些生硬的宗教文化，当年在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里还是很正统的传统文化，贾平凹则宁可要更为民间的、神秘的、不可知的道教之类的迷信。因为这些道教文化散落在小说叙事的一些环节，随时弥漫，也使小说蕴含着超出文化的另一维度的意义。

二、宗教情绪初试锋芒：文本的自由

当代中国小说正在寻求突破路径，在个人化写作的时代，当然不可能有所谓统一的趋势，突破也只能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。这些突破当然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，大作家有大作家的突破方式；虽未爆得大名，却一直默默寻求自己道路的作家也可能做出富有当下意义的突破。2011年，在我读到西北作家雪漠的《西夏咒》时，我感到这部作品在当下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。

出生于1963年的雪漠，已经写作有二十多个年头，但一直不温不火（雪漠



1988年发表第一篇中篇小说《长烟落日处》，随后有《新疆爷》《黄昏》《掘坟》等作品。直到2000年出版《大漠祭》时，他的作品才开始受到关注，雪漠也是因为这部作品获得“第三届冯牧文学奖”）。雪漠很显然是那种典型的西北作家，他出生并生活于甘肃凉州，他的写作根基就是他的生活经验，就是西北的地理、历史与文化。他的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和《白虎关》都有鲜明的西北地域文化，那种粗犷与硬实正是打上了西北地域文化才有的写作风格。“第三届冯牧文学奖”给雪漠的评语称：“西部风景的粗粝与苍茫，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，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、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，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。”显然，各方面看重雪漠的也是他的作品蕴含的西北文化，雪漠自己也在这方面铆足了劲。

专注于地域文化的写法，不过延续了90年代以来中国西北长篇小说的基本格调，雪漠的小说还是显得相当粗粝和硬实（在一次研讨会上，评论家孟繁华认为雪漠过去的小说还是压得太紧，此说当有道理）。2010年出版《西夏咒》倒是开辟出另一条路子。小说叙述显得相当自由，甚至十分灵活多变。尽管小说有不少的细节、段落和句子还值得推敲，有些写法似乎还欠妥当，打磨得还远远不够，但这部小说却是一个全新的东西。其新不是因为假托发现古代遗本，也不仅仅是随意变换的叙述角度和人称。最为重要的，是其内在推动机制，内里有一种不断涌动的宗教情怀在暗地使劲，表现在文本叙述上，就是如同神灵附体，使得小说叙述可以如此沉浸于那种情境，如此无所顾忌切近存在的极限。宗教情怀使得西部长篇小说对文化关切发生质的改变，贴近历史、大地和文化，现在变成贴紧事相本身，使事相本身具有灵性。写作就变成神灵附体，叙述就是被神灵附体，就是附体。由此才生发出小说文本的自由多变的结构和无拘无束的修辞性表述。当年最早由孙甘露在《我是少年酒坛子》和《信使之函》尝试过，后来又由刘震云的《故乡面和花朵》以及《一腔废话》更极端地实验过的修辞性表述策略，在雪漠这里又得以重演。这次重演显然不是简单的模仿，而是有雪漠自己的想法，雪漠可以坚持下去，而能切中要害，其根本区别在于雪漠有宗教做底。

这部作品可能会让大多数读者摸不着头脑，但只要读进去，这部作品无疑是颇具内涵品质的。如此多的历史文化思考、宗教信仰、生与死的困苦、坚韧与虚无、时间之相对与永恒等等，这部名为小说的作品居然涉及这么多的内涵，这显然是当代小说中的一部奇书，可能小说这样的概念都要随之变化，至少对我们当



今小说的美学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。

中国当代小说的先锋派探索在90年代已经转换，或者沉寂，或者隐蔽而为更为内在的经验表现。在小说形式方面做激进探索的文本，越来越少，而能做到令人信服的文本实验则更少。因为，今天的形式变化可能是更为复杂的探索，需要更加充分的知识准备和极其独特的经验发掘。也正因为此，在西北偏远的凉州的雪漠，却带有对小说形式如此执著的追求，这不能不让人关注。

这本书从“本书的缘起”写起，这是对书本身，也是对写作本身的重新思考。这本书居然有缘起，这本书的写作居然需要交代缘起，它的合法性在哪里？它并不是天然地、自明式地成为书或小说的。它的起点或起缘在哪里？它开篇就有几句类似诗的句子：“庄严的你乘象而来／堕入子宫／世界顿时寒战出一点亮晕／喷嚏婆娑了几千年。”这显然是对时间与空间的重新思考。这部书或小说的写作，就是要探索时空观，寻求独特的叙述视点和新的叙事法则。

这部名为《西夏咒》的小说——我们姑且称之为小说，显然，采用了多文本的叙事策略，它由几个意外发现的古代遗物拼贴而成。它自称来自几个汉子修筑洞窟在土堆里发现总名为《西夏咒》的书稿，用西夏文和汉文写成的书稿有八部，小说的叙事就是不断糅合这八部遗作而展开。小说借用原遗稿的《梦魇》《阿甲呷语》《遗事历鉴》等几部展开叙事，文本的展开显得相当灵活自由。小说一直是在与人谈论或介绍这几本书，就是说，叙事是一种转述，也以转述的方式借用了所谓“遗稿”的风格。这样，小说就自然地进入了风格怪异的叙述，飘忽不定的、迷醉般的、魔幻的叙述，各个文本之间的转承，也如同碎片的拼贴，也由此自然地切入那些极端经验。

小说令人惊惧之处在于，古西夏的生存事相被展示得如此真切而又惨痛。尽管小说有大量的魔幻描写，大量的超现实的叙事，但大多数的片断，那些痛楚的经验写得极其逼真，写得白森森的。在真实与虚幻之间，如同西部荒原上冬日的阳光照在泥土上的那种苍白，真实而又无力，虚幻而又着实。在那种历史中，战争杀戮，人杀人；饥饿，人吃人；仇恨报复，人害人；淫欲，污辱人……《西夏咒》对西夏历史中的罪恶进行了彻底的控诉，那都是人犯下的罪恶。确实，小说也有意无意夹杂着对当代历史的隐喻，某些情景有意与当代历史重合，例如饥饿的三年自然灾害，批斗游行与“文革”时期的斗争运动。有什么可以去除和超度这些人的罪恶呢？信仰，唯有信仰。雪漠在书写的是二个根本的主题，其一是



汝勿杀人！其二是信仰！所有人对人的迫害，极限就是杀人，战争以某种正义之名，进行大规模地屠杀；而日常生活则是以各种同样是冠冕堂皇之名，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迫害。

《西夏咒》确实是一部奇特的极端之书，它要写出一个受尽磨难的西夏，那里容纳了那么多的对善良的渴望，对平安的祈求，但却是被罪恶、丑陋、阴险、凶残所覆盖。历史如同碎片涌溢出来，那个叙述人——或者阿甲，或者雪漠，只有如幽灵一般去俯视那样的大地，去追踪那些无尽的亡灵，去审视掂量那些大悲大恸之事相，他如何写作？只有附体的写作——他如幽灵般附体于他书写的历史、故事与事相上；他也是被附体的写作——如某个魂灵附着他的身上，那是阿甲、琼或是什么一直未现身，未给出名分的哪个魂灵附着他的身体上。如此附体的写作，才有他在时空中的穿越，才有文本如此随心所欲的穿插拼贴，才有文本的自由变异与表演。

在第十七章《梦魇》之“怙主”有一节这样写道：

看得出，写这部分内容时，琼已没了梦与非梦的界限，时不时地，他就恍惚了。那情形，跟写高老头时的巴尔扎克很是相似，但也仅仅是相似而已。因为阿甲始终认为，琼进入的，其实是另一个时空。见我不理解，阿甲解释道，你知道记忆吗？短的记忆叫记忆，长的记忆——当那“长”度超过了肉体极限时，它就有了另一个名字：宿命通。^[1]

初读这样的叙述，可能觉得有些凌乱，飘忽不定，东拉西扯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如果细读这部作品，可以体会到雪漠用心良苦。他做的就是穿越，这就如现在的网络小说中大量存在的穿越叙述一样，没有穿越，就没有网络小说的大量的、批量的、码字的写作。但雪漠的写作显然不同，他其实非常注重叙述的语言和时空的处理，也注意叙述中的反讽修辞。确实，如梦呓一般的叙述，完全打乱现实逻辑，随意穿越现实时空的区隔。所谓“宿命通”，就是洞悉了全部命运的结局，就是一切均在命运的算计中。能看透命运的，也只有幽灵了。叙述人本身就是附着在命运算计程序中的魂灵，就是能算计命运的鬼怪的附体。他如此热爱这种命运，他就附在这种命运中，就是宿命通。

小说写了众多的人物，但叙述却很集中，主要是以琼、雪羽儿、编子三人为



中心展开叙事，再关联到雪羽儿她妈、吴和尚、舅舅、瘸拐大、宽三、驴二等人来结构故事。琼是修行者，琼与雪羽儿构成恋爱关系，而编子又是琼的父亲，它是一个类似村长的族长，并且是一个乡间恶霸。琼的沉思默想与渴望修行成就，与编子、瘸拐大、宽三等人的恶劣构成一种参照。琼与阿甲分别是不同的视点，琼作为一个人物，有时也引用阿甲的视点，他们也构成一种对话。在这里，直击人性的恶劣是其写作的要点，由编子主持的抓住雪羽儿妈骑木驴、煮食、手剥人皮做法器等。小说写人物并不考虑人物性格的完整性，而是就那些残忍经验为出发点，人物随时介入这些经验，故事也无须完整性，只是直接切入那些残忍事相。

小说讲述的故事，确实相当极端，超出了常规的残忍经验。或许作者要抵达的是当代小说描写人性的极限。因为要抵达这样的极限，小说的写作也因此而获得自由，或许虚构的自由因为完全摆脱了现实逻辑而自行其是。小说写饥饿却不按常规小说那样去写饥饿感之类，而是直接就写到了饿极了就人吃人。固然，历史上有各种传闻，饥饿年代就是人吃人，战争年代有些凶残的将军以人肉当军粮。雪漠这部小说的叙事既然托为洞窟里捡到的古籍，他也就无所顾忌地去写那些极端经验。小说中有一片断写到雪羽儿送狼肉到舅舅家，舅母非但没有感激，反而趁着月夜与舅舅和几个孩子一起，要将雪羽儿勒死再煮吃了。这等残忍而颠覆亲情伦理的场面，雪漠却写得异常平静流畅，甚至有些优美。这是80年代后期的先锋派惯用的手法，他们总是用优美的笔法抒写残忍的场景。但90年代写实风格占据主导地位，这类笔法已经不常用了。在雪漠这里，再次用优美从容的笔调来写作那些残酷事件。在写到斗争雪羽儿妈和抓她骑木驴那些段落也是如此，如此残忍的事件，雪漠写来却还是娓娓从容。

小说中插入不少的笔记，对那些战争杀人进行直接地痛斥，这些文字倒是十分直白激愤。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主题就是反对一切对生命进行践踏的战争行径，显然，雪漠要对杀人暴力进行彻底地颠覆，在他的观念中，生命为生存的第一义，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人的生命，没有任何的正义高到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。雪漠的这一观念，与当今西方的反战宣言和反对死刑的后现代运动如出一辙。雪漠更有可能是接受佛教的思想。不杀生，是很多宗教的第一戒律，佛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，都是如此。但宗教的教义如此，并不等于在现实化的实践中会真正遵行宗教教义。历史上只有佛教在不杀生这一点上做得最好，因为佛教从历史到今天介入世俗权力的概率最小。在雪漠看来，并没有什么正义战争，



也没有什么不正义的战争，战争都声称自己的正义，都是为着捍卫民族国家的利益。但在战争中被杀戮的就是老百姓。按有关史书记载，忽必烈的元朝之强盛，在中国汉族及超出中国国界屠杀百姓超过一亿人。这些插入的笔记，是作为雪漠的主题思想的背景，是对西夏这个地界出现的践踏生命的事件，人类自相残害的行径的更直接的批判。

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，导向对人丧失尊严的痛惜与对权力和暴力滥用的控诉，使得这部作品的主题显出了坚硬和深刻，也正因为此，雪漠不惜把他所有的描写和叙述推向生命存在的极限状态。

三、附体的僭越：宗教情怀的可能性

抵达这样的极限确实有些超出当代文学的审美习惯，在接受上可能会引起争议。尽管西方文学在这方面早已越过了惊悚的界线，萨德的《索多玛的120天》，可谓登峰造极，但也长期引起争议。萨德的写作对巴塔耶影响极大，巴塔耶主要是在色情方面继承萨德，但巴塔耶也有对残忍写作的爱好。雪漠未必受过巴塔耶的影响，他这部小说也远未到《索多玛的120天》那样过分的程度，甚至离巴塔耶还远得很，但我以为雪漠揭示人性的残忍性的内容还是多了些。

在神性关怀名下的写作总是带着绝对，这也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的审判。巴塔耶当年带着强烈的宗教情绪来描写那些人性的残忍和丑恶，他认为在那些极端的恶劣处才有神的意志抵达，才有对神的绝对性的祈求。巴塔耶去世后，他的多年好友雷利斯（Michel Leiris）对他有这样一段描述：

他沉迷于他从无法接受的现实当中所能发现的一切……他拓展了自己的视野……并且意识到，人只有在这种没有标准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标准，才会真正成人。只有当他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在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中让上下合一，消除整体与虚无之间的距离，他才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人。^[2]

这一段描述被哈贝马斯用以在他后来名重一时的著作《现代性的哲学话语》中作为论述巴塔耶的文字的开篇段落，看来，这段话对巴塔耶的把握相当精准。后来奉巴塔耶为师的福科在论述巴塔耶跨界思想时说道：